

如何写一篇“男主把女主当替身，然后发现自己也是替身”的文？

我爱的男生，是我们学校校草，爱到什么程度呢？

他打完球，抱着别的女生，喊我去给他们买水。他们约会，大半夜的，电话喊我去酒店给他们送东西。

别人骂我舔狗，可我依旧心甘情愿，尽职尽责。

直到那天，我突然不喜欢他了，因为我发现，他不像那个人了。

A 大不良校草周沉，喜欢学姐白杉。曾轰轰烈烈地追求过对方，可是被无情地拒绝了。

白杉毕业后，周沉的私生活变得极其混乱。今天和这个女的在一块，明天又搂着另一个女孩。

但无一例外，她们的长相都有些像白杉。

周沉大二的时候，身后跟了一个女生叫路知。

大家都有注意到她，不仅是因为她长得像白杉，更重要的是她在周沉身边的时间最长。

提起她，大家对她的评价都是：怎么会有这么舔狗的人？

那个被称为舔狗的女生，就是我。

(1)

「路知，我想喝可乐。」

「好。」我点了点头。

刚起身又听他说：「她也想喝。」

我看过去，见他指了指被他抱在怀里的女孩子。

「知道了。」

我转身没走两步就听到身后嘻嘻哈哈的声音。

「卧槽，她这么听话？」

「周沉，你行啊，给人家灌了什么迷魂汤？」

「牛，周沉，你就是我爹。」

我只是顿了顿脚步，然后快步远离了这些声音。

没过一会儿我走回了篮球场。

周沉刚好停下，我过去把两瓶汽水递给了他，他没说什么接过去转身给了那个刚刚搂在怀里的女孩子。

周围的男生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我已经习惯了这些视线，坐回了位置继续看他们打篮球。

日渐西斜，周沉他们准备离开了，我便收拾了东西跟在他们身后。

「路知。」周沉喊了一声。

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我拿出包里的棒棒糖给了他。正好岔路口到了，我便和他们分开走。

走了没两步我又回头看了看。

周沉将糖纸剥开，用糖轻碰了下那个女孩子的嘴唇，然后俯身吻了下去，周围的人都发出了打趣声。

我看见周沉抬眼往我这看了看，嘴角上扬然后加深了那个吻。

一吻过后，他搂着女孩子继续往前走。

我看着他们转了弯没了身影，然后动了动脚回了宿舍。

(2)

「喂？」我正在看书，手机突然响了，看到屏幕上的「周沉」二字便接起了电话。

「路知，我和李雪开房没带那个，你去帮我买一个。」

我愣了愣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十了，我便问道：

「现在吗？」

「不方便就算了。」他作势要挂电话。

「在哪儿？」我问他。

「××酒店 5025。」

「我知道了。」

我穿了衣服正准备出门，我的发小兼闺蜜孟莉喊住了我，「小鼠。」

「怎么了？」她张口又闭上，反复了几次之后，她叹了口气，
「我陪你。」

她很快套了件衣服，然后陪着我一起出了门。

周沉说的酒店楼下就有一家快捷超市，我进去买了盒那个，然后和孟莉一起进了酒店，上了五楼找到了 5025，敲了敲门。

没过一会儿周沉打开了门，他显得十分急躁，上衣已经脱掉，从我手里接过了那个就把门关上了。

全程没有和我说一句活。

「嘿，这狗东西！」孟莉作势打算敲门然后打周沉一顿。

我抓住了她的手，道：「走吧。」

她停住了动作和我一起出去。

等车的时候，我坐在一旁的石墩上，孟莉站在我前面，问我：「小鼠，你明知道……」

「莉莉，算了。」我打断了她的话，她便也不再说什么，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的头。

(3)

周沉的一个朋友顾渠和我的舍友赵琳谈恋爱了，周末约着去了KTV。

可是去的那群人里面只有我舍友一个女孩子，她便问我能不能陪她一起。

我想了想便答应了。

顾渠周末过来接赵琳的时候，看见我愣了愣，然后报了一个友善的微笑。

我坐在前面，让这对小情侣坐在后面。

很快就到了 KTV。

下了车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堆人，周沉身材高挑、颜值极佳，属于人群里你能第一眼看见的类型。

一群人嘻嘻哈哈地往这儿望过来，看见我笑声更大了，其中不乏「她居然连这都跟过来，太舔了吧？」的声音。

赵琳拉了拉我的手，满脸的后悔。

我拍了拍她的手表示没关系。

一群人进了 KTV 里，进了包厢赵琳就坐到了顾渠边上。

我坐在最边上，有人问我要不要喝酒，我拒绝了。

气氛很好，大家都有说有笑的，偶尔有个破音的高歌一首，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坐在一旁看着最中间的周沉。

他的头发垂下遮住眼眉处的留白，被灌了很多酒，现在已经有点微醺了，脸上有些许迷茫，他的鼻梁右边有颗小痣，暗蓝色的灯光打在他的脸庞上。

他愈发像那个人了……

(4)

结束之后大家都四散开了。

周沉明显是醉得有些不省人事了，走路东倒西歪，扶着他的男生也是有些粗神经。

我跟在后面看着周沉第三次撞到了墙，额头明显红了一块，我快步过去和那个男生说：「我来吧。」

「啊？行啊。」男生看了看我，便把周沉交给了我。

其他的人都是一副「我懂的」的表情。

我小心地和另一个男生扶着周沉。

好歹是走了出去，周沉的朋友在一旁和出租车司机讲价，我扶着周沉在后面，看着前面明显是讲不拢了，那个和我一起扶着的男生便也去帮忙了。

男生一走，就只有我扶着周沉，周沉也把自己身体大部分的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我勉强站稳了。

我抬头看着周沉，中长的头发遮住了他锋利的眉眼，显得他此时十分柔和。额头中间还红了一块，大概是刚才撞到的。

我看了一会儿，忍不住伸手抚了抚那块红肿和他鼻子旁边的那颗痣。

一阵冷风吹过，把我的脑子吹醒了，我看着周沉，然后低头苦笑了一下。

前面大约是讲清楚了，一共打了三辆车，周沉一行人开了酒店。我和赵琳，还有放心不下她的顾渠回了学校。

我将周沉交给他的朋友，转身上车了。

我打开窗户，撑着手看着沿路的风景，身后顾渠和赵琳在嬉笑打闹。

冷风吹着我，却不能再让我清醒。

宋远山，我好想你啊……

(5)

我过着别人口中的「舔狗」生活，回头才发现我已经大三了，周沉的名声越来越响的同时也带响了我的名声。

日子稍纵即逝。

转眼来到了五一，我收拾了行李和孟莉一起回了老家，C市。

老爸很早就来到了车站，把我和孟莉带回了家。我家和孟莉家是邻居，两家就隔了一条三米的道。

孟莉下了车，他父母感谢着我爸，让我爸去吃饭，我爸笑着拒绝了，说家里已经做好了。

打开门看着熟悉的家，总感觉能闻到一股家的味道。

下午我爸和朋友去钓鱼，我在家帮老妈浇花，我妈对花草极其感兴趣，阳台种了很多不同品种的花草。

我一边浇水一边和老妈聊天，聊着聊着老妈突然提起我高中不学无术的黑历史，让我想在地上用脚趾抠出三室一厅。

「说起来多亏了宋老师，哎。也不知道宋老师现在在哪儿……」她感叹了一声。

我整个人愣在原地，维持着浇水的动作，思绪却已经到了大西洋。

「我的花！」老妈喊了一声从我手里抢过来水壶。我低头一看原来是因为我浇水太多，导致这刚来的花隐约有些颓废了下去。

母亲手摆了摆道：「去去去。」然后把我赶出了阳台。

我回了房间，躺倒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了许久……

(6)

假期结束我回了学校。

周沉一反常态地找到我，问我要不要去看电影。

我愣了一愣抬头看了看他才说了同意。

等到了周六我才知道他原来不止约了我。

他搂着一个我没见过的女孩，拿着两张座位票，又递给了我一张票。

进了电影院，我才知道他俩的座位连在一起在我前面一排的最边上，我坐他们后面。

熄了灯电影开始，我听见前面位置的两个人的调情，亲吻时的「啧啧」声，因为周沉坐在我的斜前方，我甚至看到了他伸手往女孩子衣服里钻。

我轻叹了一口气，抬头看向了大屏幕。

电影是爱情片，由几个小故事组成，有几个很有意思，有几个差强人意。

我看的时候姐弟恋小故事正结束，进入了下一个小故事。

它讲了师生之间的恋爱，女主喜欢男主，男主也喜欢女主，可碍于是师生，两个人的恋情可以用曲折复杂来形容。

结尾是六年后，在一个教室里，没有学生只有讲台前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在批改试卷。

「老师。」镜头一转来到了教室门口，一个穿着漂亮的女生走进了教室，站到男人身边。

「怎么了？」男人笑着轻声问道。

「我喜欢你。」她抱住了男人。

「我也喜欢你。」男人回抱了女生。

然后大结局进入了下一个故事。

可我久久未能回神。

我想起了一个人，他留着不长也不短的头发，戴着细框眼镜，喜欢穿白衬衫、蓝裤子，靠近他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7)

回去的时候，我跟在那两人身后，神思恍惚。

「哎呀。」我看过去，原来是周沉摔倒了，那个女孩子正想扶起他。

我麻木地看一会儿这两个人，直到周沉抬头，我看见他眉毛那多了一个伤口正鲜血直流时，我才回过神。

我走过去和那个女孩子一起扶起了周沉，我心里没来由地有些慌张。

「回去吧，一点小伤口。」

「不行！」我第一次反驳了他的话，我抬头盯着周沉，周沉也看着我。没一会儿他撇开了头说：「嗯。」

我们去了附近的诊所，我也没想到一个看起来不大的伤口竟然要缝针。

等我再见到周沉的时候，我才发觉我的慌张不是没理由的。

他的眉毛处多了一个长约三厘米的伤疤，使得他凭空添了几分戾气。

他与自己记忆里的那个人有了很大的差别……

「他不太像宋远山了。」一时间我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只有这几个字。

「你还不走？」周沉不耐烦地看着我。

「啊？嗯。」我第一次不带一丝留恋地转头就走。

(8)

我先是走了两步，然后变成了跑。

我跑了很久，跑到我累得腿都动不了才停下了脚步。

我发现我跑到了一座桥上，周围人来人往。

夏日的晚风舒服又凉爽，我双手撑在护栏上，意识到了一件事。

没有人会完全像宋远山。

我头埋在臂弯里，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如何。

不知过了多久，有电话打来，我点开发现是孟莉，我接通了电话：「喂。」

「喂？哎哟，小鼠，吓死我了，我去操场遛弯正好看见周沉那逼回来，左等右等你不回来，我还以为你被劫色了。」

「我等一下就回去了。」

「桥豆麻袋，你现在在哪儿？」

「呃……在重枫桥这里。怎么了？」我去××地图看了这桥的名字。

「你等我，我离你那不远，我他妈怕你真的遭遇不测，我穿着拖鞋就出来找你了。」

「好。」我被逗笑了，转头却看见了桥那边的一人。

我一下子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幻觉。

他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和我记忆中的人无任何差别。

他往桥头走去，我也顺着他的方向往这边的桥头跑去。

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明明刚刚脚已经没知觉了，现在却还是在奋力地追逐着那人。

跑到桥头，我正想往他那走去，迎面来了一群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大妈，个个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他隐入了人群，我心急，「宋」字刚从嘴里冒出来就见那人似乎有心灵感应一般，转过头看向我。

他戴着那常年不变的细框眼镜，温柔的眉眼，高挺的鼻子边有一颗小痣，然后朝着我微微一笑。

熟悉的笑容让我一瞬间想哭。

「小鼠！」孟莉的声音从那边传来，我回头望去，她拖着拖鞋向我走来。

「莉莉！我……」我笑着回应，指着宋远山的方向让她看，却发现已经没了他的踪影。

「怎么了？」

「我，我刚刚看见宋远山了。」我想追过去寻找，被孟莉拉住了胳膊。

「先回去吧。」

「我，我真的……」我顿住了。

我突然想，会不会只是我的幻觉呢？

(9)

16 岁的时候我上高二。

由于基础差和爱看玛丽苏言情小说，成绩一落千丈，成绩倒数的那几个里总有我的名字。

我爸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正巧家里做生意赚了点钱，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给我请了个家教。

那我能同意吗？

指定不能。

本来学校生活就够累的了，还要请个家教剥夺我的休闲时光。

于是我一跑二逃三翻窗。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被我爸扯着耳朵回了家，怀里还抱着没拆封的《霸道王子和冰山公主》。

也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宋远山。

他穿着花衬衫、黑裤子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我妈泡的茶，见了我温柔地笑了一下。

不过，那时的我正值叛逆期，且深受玛丽苏小说的茶毒，择偶观是霸道帅气会壁咚我、跟我说着「女人，你逃不掉了」的男人，对宋远山这一类型嗤之以鼻且十分不屑。

「切。」

我忘了我的耳朵还在我老父亲手里，我刚「切」完，我爸的手劲儿猛地加大，我差点跪地求饶。

「痛痛痛！爸，爹，daddy，轻点轻点……」

「宋老师，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我爸松开手，朝宋远山走去。

宋远山站起身，微鞠一躬和我爸握了手。

「过来！」我爸转头凶狠地呵斥我，然后又转头微笑着看着宋远山。

我第一次知道我爸变脸的速度如此之快。

我走上前不情不愿地说：「以后还请宋老师多多关照。」

「也请你多多关照。」宋远山笑着说。

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的脸上，他和阳光都温柔得不行。

(10)

宋远山是我爸朋友推荐的，周六、周日的十点到下午三点会来帮我补习。

这期间我不死心地和我妈来了一次亲切友好的交谈。

「人家宋远山大学刚毕业，年纪轻轻知识渊博，你还想说什么？」

「妈，我不补习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你们啊。」

「哦？」我的老母亲瞥了我一眼，又道，「说来听听。」

「我是为了这个家啊，宋老师的补课费肯定不便宜，我不补习不是为了这个家省下了一大笔钱吗？」

「路知啊，这事吧，我得和我十八岁的小男朋友商量商量。」

「啊？你哪儿来的十八岁男朋友啊？我爸能同意这事吗？」我一脸懵逼。

「我没有啊，所以这件事没得商量。」她站起身回了房间，走之前还轻飘飘地留下一句话，「再多说我就把你的零花钱扣了。」

留我一人在原地画圈圈。

(11)

我的补习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宋远山帮我补课的第一天，他向我问了几个关于基础知识的问题。

我刚一开始还理直气壮的，越到后来就越心虚。

这时候换作孟莉就该戳着我脑袋骂我笨了。

但是宋远山什么都没说，他很快在本子上记了很多东西，然后推到我前面让我先看一下。

我看到不懂的东西刚要皱眉，宋远山就出声详细地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严重怀疑他有什么读心术。

不过我不反感就是了。

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成绩的确提高了不少。

我爸妈也很开心，具体体现在宋远山一来，他们就跟乡下干部见到来检查的领导一样，热情得我都不认识他们了。

「小织，给宋老师倒杯水。」

「小织，给宋老师拿个苹果。」

「小织，我刚买的面包，你去拿给宋老师。」

我看着这轮不到我吃的面包，我心里在想：我是谁？我在哪儿？宋远山才是他们亲生的吧。

我拿着面包走进了房间。

年少的心动或许只是一瞬间。

就比如听到动静的宋远山抬起头看向门口的我，露出了一个微笑，语气十分温柔，「回来了？」

「啊？啊……嗯。」

我低头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速了。

(12)

「为什么啊？！」我趴在课桌上无能狂怒。

「你问我？」孟莉叼着冰棒睨了我一眼。

「哎……」我叹气，「我就是想不通，明明天天都看见他，应该都习惯了，为什么还会在那时候突然就心动了？」

「鬼知道，可能是因为年轻吧。」孟莉又问，「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和阿姨讲你对宋远山心动了，让阿姨开除他？」

「怎么可能？我要说了我都怕我妈因为我亵渎了宋远山把我赶出家门。」

「切，这个原因我看只占两成吧，其余八成是你舍不得吧？」

「我，我，好像，还真是……」

「那你要告白吗？」

我坐起身看着孟莉，「宋远山总给我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他是在对你笑，但你会感觉好像离他很远的感觉，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清冷？」

「有那点味儿。」

「别陷得太深了。」她拍了拍我的头。

「嗯。」

(13)

高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偶然间得知了宋远山的生日。

对，没错。

我自作多情地想给宋远山送个生日礼物。

可我琢磨了半天，观察了很多也没看出宋远山喜欢什么东西。

他好像什么都喜欢，又好像什么都不喜欢。

这可难倒我了。

于是我决定，亲自问本人比什么都来得靠谱。

「宋老师。」

「嗯，怎么了？」

「宋老师有喜欢的东西吗？」

他愣了一愣，抬了抬眼镜：「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就突然，对，突然。」我磕磕巴巴了一会儿，说完心里都想捶死我自己。

宋远山看着窗户外，有一会儿没讲话。

我心想自己问话还是太突兀了，刚想说算了，却听宋远山开口道：「萤火虫。」

「啊？」

「我比较喜欢萤火虫。」他向着我微微一笑。

我看见他的眼里似乎都带着几分怀念。

我心想：好！

(14)

个屁。

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 C 市生活了这么久，我压根没见过萤火虫。

这可咋办……

正当我苦思冥想的时候，我的同学告诉我，他在学校后山见过萤火虫。

我感激涕零。

说是学校后山，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坡，爬个十分钟就到山顶了。

我和孟莉蹲守了三天，终于在第四天见到了萤火虫。

后天是周日，也是宋远山的生日。

第二天他来帮我补课，我这个蠢脑子终于想起了这件事。

「宋老师，你明天晚上有空吗？」

「嗯，怎么了？」他回答得很快。

「我想请你去个地方。」

「好啊。」他愣了愣，点了点头。

我是有点奇怪的，按道理来说生日不都是有人陪着的吗？不过我又想，可能宋远山的爸妈都不在 C 市吧。

结果，第二天我非常开心地得了感冒。

我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

很想骂人。

「还要去吗？」宋远山轻声问我。

「去。」我收拾完和老妈说了一下出了门。

老妈看着我很不放心，于是拉着宋远山的手细心叮嘱了一会儿。

我和宋远山打着伞出了门，去了学校后山。

一路上宋远山都没问我要去哪儿。

幸好走到后山天空的雨也差不多停了。

可是萤火虫没了踪影。

「宋老师，可以陪我等一会儿吗？」我吸了吸鼻涕。

「好。」

过了好一会儿，因为感冒我的脑子开始变得不清醒，有点想睡。

正在想怎么和宋远山道歉的时候，一只萤火虫慢悠悠地从我眼前飘过。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

「宋老师！宋老师！萤火虫，阿嚏。」我开心地指着那一只萤火虫。

「看见了。」他含笑看着我，走到我身边望向那只萤火虫。

我也看过去，只见一个又一个亮点出现了，像是夜空的繁星。

我转头看了宋远山，他看着萤火虫，眼睛里带着怀念和喜欢，嘴角含笑，整个人超级温柔，此刻，我才觉得真的靠近了他。

我捂住了小心脏。

回去的路上，由于看到了美色，一个兴奋状态加满，我滑了个大倒。

直接破皮流血，我无语凝噎，博美人一笑竟给自己搞出这么多事。

宋远山见我一瘸一拐，很可能给我自己造成二次伤害，于是背起了我。

我忽然又觉得值得了。

该死，这可恶的美色。

我趴在他背上，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中药味，感觉到很安心，困意也随之涌了上来。

「宋老师，生日快乐。」说完，就抵不住困意睡了过去。

我记得他好像回应我了，又好像没有。

(15)

高三上学期的第二个月的月底。

宋远山帮我补课，然后递给我一本笔记本，里面很详细地记了很多东西。

「路知，加油啊。」

「嗯。」我当时抱着笔记本别提有多开心了。

送他出去的时候，他突然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我先是愣住，然后开心到冒泡。

他打开门，回头温柔地和我说：「路知，再见啊。」

「宋老师再见。」那时候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我压下了心头的不安，心想反正下周还能再见。

结果，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16)

我不再去看周沉了。

当然，可能因为做周沉的舔狗久了。

去食堂的时候总会碰到些人问我怎么不待在周沉身后了。

一般上我都不搭理他们，孟莉和我在一起听烦了也会骂一句：「关你屁事。」

也有很多人会笑着说我在欲拒还休，过不了几天就又跑回周沉身后当舔狗了。

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

大家也从之前的看笑话变成现在讨论周沉到底做了什么。

赵琳也会在周沉他们聚会时，暗戳戳地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我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以前当周沉舔狗的时候，如果我不去找周沉，除了操场其他地方基本上都看不见他。

没想到不当了之后，反而在哪儿都能看见他。

他带着不同的女孩子，偶尔会和我对视，我会笑着和他点头，他甩头不理我。

然后我也不再和他打招呼，看见他也当没看见。

结果，我不找人，人来找我了。

(17)

我和孟莉一起下楼，在宿舍楼的路边见到了周沉。

他蹲在草坪的边上，没有表情加上眉毛处的疤，显得十分凶狠。

我以为他是来等哪个妹子的，就和孟莉路过了他。

结果他开了口，「路知……」

「叫我？」我一脸疑惑先是看向孟莉，见孟莉点头我才转过头去看他。

「怎么了？」

「你……」他顿了一会儿又说，「没事。」

「哦。」他都这么说了，我就直接和孟莉离开了。

结果第二天。

我和孟莉去食堂的时候又碰见他蹲在草坪边上。

「路知……」他幽幽开口。

「有事吗？」我满脸疑惑。

「没事……」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我感受到了一丝害怕，每次经过周沉时， he 都用略显阴暗的眼神和有气无力的声音叫住我。

问他有事吗，他又说没有。

「我之前怎么不知道他有病啊……」我在宿舍里很认真地问孟莉。

孟莉眼神略显复杂，说：「现在知道了吧？」

「我还以为你之前骂他有病是开玩笑的呢。」

「没想到是真的吧？」

「嗯。」我点头表示赞同。

(18)

在宿舍待了几几天，这几天都让孟莉给我带饭。

我心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听孟莉说有两天没见到周沉了，于是我决定和孟莉下了楼。

没想到，一下楼就看到周沉又蹲在那儿。

说实话，我被吓到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到他身前，「周沉，你真的没事吗？」

「我没事。」他站起身看了我一眼，然后说，「我只是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问。」我心想你早说不就好了。

「我……」他犹豫了一会儿，「我留疤变丑了吗？」

「……没有啊。」我实话实说。

「那，那你怎么……」他挠了挠头。

「我怎么了？」

「你怎么不来追我了？」

这下换我迎风凌乱，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啊？」

「我问你为什么不来追我？」他有些生气的样子，但还是重复了一遍。

「你，不是不喜欢我吗？」

「是，我是不喜欢你，可是，但是，所以……」他讲了半天，最后恼羞成怒，「算了！」

我在原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9)

我本能地感觉到不对劲。

譬如说，这是这几天内我在食堂里第六次遇见周沉了。他又以他约的妹子不喜欢吃为理由，强制性地将一瓶牛奶塞到我手里，也没听我说话，转身就走。

我转头看着孟莉，孟莉也是头疼地看着我。

我脑海里有一个想法显现。

「莉莉，他不会喜欢上我了吧？」

「好像是……」

「为什么啊？」我想了半天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可能……他贱吧。」孟莉想了半天得出了这个结论。

(20)

周沉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我的消息。

从那天开始，只要我出宿舍门，我就能在任何地方看见他，然后被迫接受他的东西：有时候是糖，有时候是饼干，有时候是饮料。

我和他讲过我不需要这些，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我没忍心扔掉那些东西，大抵是因为周沉的眉眼还是有几分像宋远山的。

我带回去给了舍友，造福宿舍吧。

就这样过了一个学期。

我和周沉依然是 A 大的风云人物，不过是换了一个角色罢了。

我第 N 次问孟莉该怎么办的时候。

孟莉叹了口气说：「小鼠，实在不行你和周沉试试吧。」

(21)

大三下半学期，隔壁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开展了很多活动，而且也敞开大门欢迎所有人。

我和孟莉琢磨了一下，想着也去看看。

一进门就看见了很多。

有各种的小摊子，卖什么的都有。我和孟莉凑热闹的时候还被塞了很多印着微信二维码的纸。

我俩对视之后都无奈地一笑。

甚至还看到了自制鬼屋。

当然，说是自制的，倒也是蛮可怕的。

被吓之后，我拿着矿泉水和孟莉瞎逛。

学校越往里走越冷清。

看别人的学校就是会有一种新鲜感，明明都是学校。

我低头摆弄着手里的小玩具，孟莉忽然停住了脚步。

我感到奇怪，见她望着前方十分惊讶。

我想，难道这学校有孟莉的前男友？便带着好奇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白玉兰树伸展着枝丫，白色的花朵随风而动，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树下站着一个人。

黑色的头发，高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他抬头静静地看着那白玉兰花。

大约是注意到我们的视线，他看向了我们，也带着些许惊讶。

熟悉的面容让我一下红了眼眶，很久我才听见了自己哽咽艰涩的声音。

「宋远山……」

(22)

我试想过在很多地方遇见宋远山。

他或许是一个人，或许带着女朋友，又或许身旁已经跟着自己的孩子。

我想着到时候真见面了我可不能让他看出我的不堪。

我要装作很惊喜的样子，就当是见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笑着调侃说：「好久没见了，宋老师，最近还好吗？」

我想了千万种可能，但是当真碰见他的时候，才发觉之前想的都是狗屁。

什么体面、什么惊喜、什么笑意盈盈，都是假的。

我看着宋远山向我走来，一时间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现实还是虚幻。

他走到我前面离我一米远，用他惯有的温柔的声音唤我：「路知。」

我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本来想微笑，眼中却忍不住泛起了泪光。

脑子第一反应是我今天穿的不是很好看。

他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和记忆中没有任何区别，站在我前面，我一伸手就能摸到他。

他安静地笑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23)

「小鼠。小鼠！」孟莉用力晃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才回过神，这才发现自己刚刚拿着气垫往脸上毫无章法地拍打，脸现在有些惨不忍睹了。

我放下气垫看向孟莉。

孟莉也看着我，良久，她从桌上的抽纸里抽了两张纸给我。

我已泪流满面。

我拿过纸胡乱地擦着脸。

宿舍没有人，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整个宿舍很安静，偶尔能听到我吸鼻子的声音。

我止住了眼泪，孟莉轻轻环住我，拍了拍我的后背，「去卸妆上床睡觉吧。」

「嗯。」我点了点头，去卸了妆，上床看着天花板等困。

刚刚见到了宋远山。

这次倒是身体比脑子快，我脑子都没想好我要做什么，身体先行一步，伸出手拉住了孟莉然后跑了。

对，我跑了。

跑到一半我又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

宋远山嘴巴一张一合好像说了些什么。

那时候我没看懂，现在我回忆起来，他好像在说「对不起」。

你要问我，我为什么连这个都回忆起来？

我回答不出来。

或许是因为他的嘴唇红润，看起来很好亲？

(24)

色字当头。

我承认我很不中用。

这个周末我又偷偷地去看宋远山了。

当然是没看到。

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宋远山除了有课一般都不在学校。

我有些不开心。

没想到刚出校门，我就看见了马路对面的宋远山。

我愣了一瞬，赶忙转身拿起包里的镜子。

嗯，妆容 OK，顺带着顺了顺头发。

再转身看去，宋远山已经走了过来。

他手里拿着三四本书，风吹起了他的衬衫衣摆，他似乎刚刚跑过步，喘着粗气，虽然有压制住一点，但我还是听出来了。

「宋，宋老师……」我扯出微笑，强装镇定。

「路知，你怎么在这里？」

「我？我，我路过。」我不太自然地将垂在脸庞的碎发撸到耳后。

他微笑着看着我，好像看出来我在撒谎。

我尴尬得能用脚趾在地面抠出一栋别墅。

「我，那我先走了。」我捂着脸跑了。

走到路对面，我才反应过来，心想我干吗这么心虚，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正懊恼呢，没注意前面，结果撞到人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他妈瞎……路知？」被撞的人叫了我的名字。

我觉得这声音略微耳熟，抬头一看原来是周沉。

「你，你怎么在这儿？」他挠了挠头。

「我路过。」我希望他别问了。

他也真的没有继续再问。

「你头发乱了。」

「啊？」我转头发现宋远山还站在学校门口看着我这边，正想从包里掏镜子，周沉却抬手帮了我。

我愣了一下，迅速退开了，「谢谢啊。」

「没事。」他的手垂在空中有些尴尬，「我请你喝奶茶。」

「不用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心中有些愧疚，只好说，「我先走了。」

我没看到身后的周沉和宋远山对视了一会儿。

(25)

孟莉对我的行为表示十分不理解，具体表现在此时她朝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我为其端茶倒水，没敢讲话。

她拿起杯子喝下一口水，又将杯子放了回去，沉默了一会儿，她猛地拍了桌子，喊道：「路知！」

吓我一大跳。

「莉莉……」我讨好地扯了扯她的袖子。

「放开。」她甩开了我的手，看着我连声叹气。

到最后，她说：「没有人可以决定你做什么，但你自己要很清楚。你选择了，你就不要后悔。」

「嗯。」

「我老公说的话就是有道理。嚯嚯嚯。」

行，她把自己开解完了。

(26)

我打听过了。

宋远山没有对象。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做了严谨的计划。

当然，备忘录刚写三个字我就睡过去了。

和孟莉在学校里闲逛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学校来了个新老师，长得还行。

「要是宋远山就好了。」

孟莉无语地看着我，「我都怀疑宋远山给你下降头了。」

孟莉说想去趟图书馆，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没想到，我会在图书馆门口看见宋远山。

「莉莉，我俩走错学校了吗？」

「没啊。」她犹豫了一会儿道，「小鼠，你确定宋远山不是巫男？」

「应该不是……吧。」我看着宋远山，不太确定地开了口，
「宋老师？」

我和宋远山隔着大约十米远，而且自己的声音比较小，所以当
我看见宋远山很快转头看我的时候，我拉住孟莉说：「完了，
莉莉，你可能是对的。」

「路知。」宋远山微微一笑，语气轻柔地喊了我的名字，这声音随着风飘进了我的耳朵里，我有些飘飘然。

「莉莉，你听到没？」

「我又没聋……」孟莉拉着我走了过去。

我有些庆幸今天穿得不算糟糕。

「宋老师。」孟莉打了招呼。

「你好。」宋远山颌首。

我深吸了口气，抑制住心里的激动，开口问道：「宋老师怎么会在这儿呀？」

「我之后在这里上课。」

「真的吗？！」

孟莉掐了一下我的胳膊肉，我吃疼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太大声了。

「嗯。」他点了点头，「来看书吗？」

「对。」

「一起吧。」

「好啊。」

(27)

我们坐到了一块看书。

孟莉秉承着眼观鼻的政策对我不闻不问。

我象征性地拿了本书看，隔个两分钟抬头瞟一眼宋远山。

然后……

我看着孟莉，拿着纸巾擦了擦我嘴角的口水。

「你刚才睡过去了，头还一歪一歪的，结果就靠到人家宋远山肩膀上了。后来人说下午有课，才把你的头放回桌上走了。」

「莉莉……你为什么不喊醒我？」我欲哭无泪。

「你以为我没说吗？我刚把你的头从宋远山肩膀上掰回来一点，好家伙，你又凑回去了，让我咋办？人家宋远山说随便你，我也就随便你了。」

「完了，我完了。」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孟莉拍了拍我的肩膀，轻声道：「放心，不至于，我是不会告诉你，你哈喇子流了人家一肩膀的。」

(28)

最近学校热议的话题无非是周沉剪头了，还不是单纯的剪短，是直接剃了个寸头。

我知道周沉剃头是在一个明媚的下午，我带着孟莉第三次有意无意地经过图书馆。

没见到宋远山正放弃打算回去的时候，看到大老远走过来一群人。

由于他们逆着光走过来，我也没看清人脸。

我拉着孟莉往旁边走避开他们，没承想有人喊住了我，「路知。」

我这才转头看过去，惊讶了一下，「周沉。」

要是说之前周沉的长发遮住了他眉眼处的空白，看着还带着点温柔；现在的周沉就是一脸痞气，尤其是左耳上方还剃了一个「x」字，看起来格外不好惹。

但也让人觉得有一种不同的魅力，女生反而更着迷于这样的周沉。

所以他身边围着一群女生，此时女生们也或多或少眼含怒气地看着我。

我觉得有些尴尬，便开口道：「周沉你剪头了啊？」

他脸色微僵，「我剪了有一个星期了。」

「啊，是吗？」这下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他也没接话，我挠了挠头继续说，「那我先走了啊。」

「路知，」他喊住了我，走到我前面，示意我伸手，然后递给了我一包大白兔奶糖。

我愣了愣，迅速回过神，趁他手还没离开赶忙拉住把奶糖还给他。

这下换他愣住了。

「我不爱吃很甜的，谢谢你，我先走了。」我道了谢拉着孟莉便走了。

身后周沉望着我许久。

「阿沉，我爱吃大白兔。」身旁有个女生笑着搂住了周沉的胳膊。

周沉低头看了眼女生，女生今天还特地穿了个低胸装。

周沉嗤笑了一下，扯出了胳膊，往前走，路过垃圾桶，把大白兔扔了进去。

(29)

再次见到宋远山，是在一个雨夜。

夏天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

我临时有东西要买，天虽然快黑了，但是外面蝉鸣声声，我心想也就一会儿的工夫，结果回来刚走一半，天就开始下雨了，而且越下越大。

我跑到一户屋檐下暂时躲避了一会儿，可是待了一会儿看这雨也没有小的样子，身边也没有个超市什么的。

给自己打气，深吸一口气准备冲的时候被人拉住了手腕，不过由于我冲劲太大，他这一拉我以一个小难度的旋转动作跌进了其怀抱。

正想退开的时候，我闻到了淡淡的药味。

于是我停住了想要退出的动作，心安不理得地待在这人怀抱里一动不动，甚至还想伸手搂住他的腰。

「咳咳，路知。」直到男人轻咳了一声我才离开了他的怀抱。

「宋老师，怎么是你？」我佯装惊讶。

他轻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卧槽，好心动。

不对，就摸个头你心动个什么劲。我拍了自己的头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

「宋老师，怎么在这儿呀？」我收拾好了情绪，笑着望向宋远山。

「路过。」他推了推眼镜，神色自然。

「那还挺巧的哎。」我觉得今天自己出来得真对。

突然想起了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也是下雨天吧。

「我带你走吧。」宋远山说。

「好啊。」我跑到他伞下，和他一起走回学校。

雨下得很大，落在伞上噼里啪啦的声音也很大，可我此时只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

我时不时地瞥两眼身旁的宋远山。

骨节分明的手指握着伞柄，步伐有条不紊，我发现他左侧的肩膀湿了一块，抬头一看原来是伞倾向了我。

我犹豫了一下往他身边靠了靠，他顿了一顿低头看我，我便也抬头笑嘻嘻地看着他。

他笑着无奈地摇了摇头，把伞收回去了一点。

(30)

宋远山把我送到了宿舍楼下。

我看他眼镜上有溅到的水珠，从口袋里掏了一包纸巾给他，然后笑着和他道别，跑回宿舍，整个人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顺带着把孟莉拉到一边详细诉说了我刚才的经过。

孟莉听完半晌才问：「你和宋远山交往了吗？」

「……没啊。」

这时候我忽然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捶胸顿足，然后又失去了活力。

「他不喜欢我吗？」我问。

「不一定。」孟莉回。

「他喜欢我吗？」

「不一定。」

「他在玩弄我的感情吗？」我开始胡言乱语。

「唔……不一定。」孟莉摩挲了一下下巴这么说。

于是两个人都沉默了。

(31)

我脱离了美色的诱惑，短暂地清醒了一会儿。

清醒了但没完全清醒。

纠结了几天爱与不爱之后，没过几天我在校园里再见到宋远山，我把那些想法全部抛诸脑后。

宋远山喜欢穿衬衫加牛仔裤，但是无一例外地他都不会把衬衫扎进牛仔裤里。

这次不一样，他把衬衫扎进了裤子里，我可耻地发现他的臀部很翘。

我捂住了嘴，生怕自己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

「怎么了？」宋远山面带疑惑。

「没，没事。」我深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把龌龊的想法摇出了脑袋。

照这样子看我是 LSP 无误，但我又深知自己对其他人并不是这样的。

「路知。」宋远山轻声唤我。

「啊？」模糊地视线陡然清醒，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盯着宋远山的脸发呆了，我有些做作的撩了撩头发，「宋老师下课了。」

「嗯。」他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我不作声地用舌头舔了舔上牙齿，数出了八颗牙齿，然后咧嘴露出了一个自认为十分完美的笑容。

「请你喝东西好吗？」他从包里掏出了一瓶牛奶。

「好啊。」我喜出望外接过牛奶，又想着要保持自己的形象，所以低下了头。

我这才注意到宋远山右手有些不安分地捏着左手的大拇指。

我没太当回事，沉浸在喜悦里找不着东南西北，直到我的手腕骤然被人攥住。

「你是谁？」愤怒的声音从我耳边响起。

我有些生气转头看他，「周沉，放手。」

他没听我的话，只是恶狠狠地盯着宋远山。他力气加重，我一吃痛手里的牛奶掉在了地上。

我看着牛奶落在地上滚了两圈，外面已然有些损伤。

「放手。」宋远山走过来，手抓住了周沉的手，面色不悦。

三个人形成了极其诡异的画面。

「这是宋老师。」我说。

「哦？是吗？」周沉终于松开了我的手，语气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佻。

我的手得到了解脱，赶紧把牛奶捡了起来。

「没事吧？」宋远山轻声问。

「没事没事，过几天就好了。」我的手腕处已成红色，还伴随着肿痛，只好用另一只手轻揉手腕才稍微得到一点缓解。

「我还没死，你就要找姘头了？」周沉说。

我有些无语，「周沉，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他表情一僵，顿了顿说，「你风风火火追我的事情你忘了？我现在给你机会让你和我交往。」

他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一惊，转头看向宋远山，见他没有什么表情，我先是松了口气，接着又有些心酸。

我叹了口气，「我不需要你这个机会。」

周沉眯着眼看我，威胁性十足，「你再说一遍！」

「阿沉~~」一个女孩子扑进了周沉怀里。

周沉愣了愣，看着怀里的女孩子皱眉，「你是谁啊？」

女孩子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用甜腻腻的声音说：「你刚刚还在和我一起走呢。」

周沉眉头舒展，大约是想起来了。

我见状拉着宋远山就走。

(32)

我有些后悔，虽说没啥人看见我拉着宋远山，但我还是谴责了一下自己的冲动行为。

我松开宋远山的手，见其握拳在嘴边咳嗽且白皙的脸蛋上多了两团不太正常的红晕。

我心想难道是自己为了躲避周沉走得太快了？

立秋已过，天气不似夏天一般炎热，现在偶有微风，宋远山的衣衫被风吹得贴在了他身上，勾勒出了他单薄的身影。

「宋老师，你生病了吗？」我有些不太确认。

「咳，咳咳，没有。」他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昨晚着凉了。」

可我就是感觉他有些奇怪，具体也说不上来。

他别过脸低声道：「我先走了。」

「啊……好。」我点了点头。

他脚步有些匆忙和慌张，我心中无端生起了几分不安。

(33)

白杉回来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回宿舍的路上。

上学期我们食堂里我最喜欢吃酸辣粉关门了，原因是阿姨生病住院了，我今天突然听到阿姨病好了又回来开门了。

作为阿姨酸辣粉的狂热爱好者，我一马当先成了阿姨开门的第一个食客。

我有注意到周围很多人看着我，不过我之前也经历过，就没当回事。

兴冲冲地和阿姨打了招呼，捧着酸辣粉找了个位置坐下。

阿姨也许是有段时间没煮了，辣椒放太多了，一口下去我呛得眼泪直流。

我伸手擦了擦眼泪，却没料到手在不经意间沾了辣椒油，这下好了，火上浇油。

「莉莉，纸，纸！help！」我眼睛都睁不开，慌乱地寻求孟莉的帮助。

孟莉递纸给我，我擦了眼泪将纸覆在眼睛上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我还没来得及掏镜子看自己此时是什么样子，就看到有一群女生突然围过来，把我吓了一跳。

为首的女生伸手握住了我的手，眼中似乎含泪，「学姐，没想到你……咳，我们都是女生，我们懂得你的难过。」

「啊？」我被说的有些发愣，「你们在说什……」

「你放心，我们现在是你最有力的后盾。」说罢还朝后向其他女生点了点头。

其他女生也跟着点头，坚定地看向我。

「不是，我……」

「那我们先走了，学姐你不要太难过。」说罢抱住了一下我，然后一群人轰轰烈烈地走了。

「莉莉，发生什么事了吗？」我转头看着孟莉。

「不知道啊。」孟莉也是有些呆愣，她转头看着我问，「还吃吗？」

「不吃了吧。」我看着酸辣粉有些不舍，但还是和孟莉离开了。

(34)

回宿舍的路上，我眼睛虽然还是肿的，但是能睁开看清东西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于是越想越难过，拉住孟莉决定回去把那碗酸辣粉吃完。

孟莉觉得我脑子有些不灵光，说不去。

就在打算对孟莉进行死缠乱打的时候，我把自己绊倒了，还摔在了一个女生面前。

「你没事吧？」女生声音甜美轻柔，将我扶了起来。

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说没事。

「你眼睛肿了。」女生轻声询问。

「啊，出了点意外。」我实在不想把我那不值一提的故事说出来。

「给你。」女生递给我一包湿纸巾，「敷着会好一些。」

「谢谢。」我有些惊讶和感动。

「不客气。」她笑了。

女生穿着白裙子面容精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清新脱俗。

我竟然一瞬间就想到了一个人的名字，「白杉。」

「你认识我？」女生看着我有些疑惑。

孟莉捂住了脸不想看我，原来我把她名字喊出了声。

「我……」正找理由呢。

孟莉突然拉了拉我的袖子示意我看前面。

我还未抬头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白杉。」周沉语气温柔，走了过来，见了我僵硬了一瞬，不过很快恢复了表情。

「小沉。」

周沉走到她身边看着我，我看见他垂着的手攥紧了，怀疑自己可能打扰了他。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我道了谢和孟莉离开了。

「路知。」周沉突然叫住了我，让我尴尬得不行。

「怎么了？」

「你……算了。」他看着我眸色深沉。

「那我先走了。」人家都说没事了我还杵着干吗。

「你们认识？」我听见身后白杉轻柔的嗓音。

「嗯。」周沉又说，「走吧。」语气十分温柔。

「好。」

我回头便看见周沉和白杉并肩离开了。

我有些凝噎。

待遇差别好大。不过也多亏这样，不然我还以为周沉真喜欢我呢。

(35)

「阿知。」白杉温柔地看着我。

「啊，啊？」我坐在她对面听到这个称呼愣了愣。

「我可以这么叫你吗？」

「啊，可，可以啊。」我有些手足无措，拿起桌上的柠檬汁喝了一口。

「你喜欢喝酸的吗？」她温柔一笑。

「嗯。」

「这样啊。」接着她没再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低头捧着手里的柠檬汁小口小口地喝，整个人无比尴尬。

周沉找到了自己的最爱，我以为这事也就过去了。就在我以为之后的五天后，白杉找到了我，说想和我一起吃饭。

我拒绝了，可我拒绝第一次，拒绝不了一个美女接二连三的邀请，最后我还是同意了。

期间白杉一直在和我聊天，问我这个好吃吗，那个可以吗，还一直用我看不出来什么意思的眼神看我。

要不是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我都以为白杉看上我了。

「你说会有这个可能吗？」我摩挲了下巴。

孟莉看着我翻了个白眼。

见她嘴张开，我连忙开口，「好，我懂了，我知道了。」

「宋老师呢？」孟莉整理了一下面膜上的褶皱问我。

我一下子垮了脸，趴在桌上，「我好久没看见宋老师了。」

「你不是有他电话吗？打过去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拿起手机打开通讯录，看着通讯录第一个「AAA 宋远山」叹了口气，点开名字，看着那个我已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犹豫了好久还是退了出去。

「算了算了，这都十点了，宋远山大概都睡着了。」

「你不打怎么知道他一定睡着了？再说了，」孟莉看着镜子撸了两下头发，「你白天就敢打了么？」

「我，我当然，敢……吧。」我坐起身抗议，无奈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气势。

孟莉眼疾手快，一把抢过我的手机，点开了通讯录打了宋远山的电话。

「莉莉，你别……」话是这么说，我也伸手够回来了，但我没有挂，眼巴巴地看着手机，可是直到它自动挂掉宋远山都没有接。

说不难过是假的，不过我早有心里建设，深吸了两口气倒也看开了。

锁了屏就去洗脸了，洗面奶打了泡沫抹在脸上正搓到一半，我就听到了自己的手机铃声响了。

「小鼠，电话！」

「莉莉，我洗脸呢，你帮忙接一下送过来。」我搓着脸，说话有些不太清晰。

「给你。」我闻言抬头，脸上的泡沫冲了一半，孟莉将手机放在我耳边。

「喂？」我有些不耐烦。

「路知。」熟悉的声音从手机响起，我一下子睁开了眼。

(36)

泡沫没冲干净就睁眼的下场，就是我感觉要瞎了。

眼睛疼得要命，我慌乱地说：「宋老师，我，你等我一下啊。」我赶紧低下头在水池冲脸。

「你慢慢来，我不会挂电话的。」宋远山温柔地说。

结果我更慌张了，手忙脚乱的，差点给自己洗了个澡。

我原地踱步两圈，呼出一口气，拿起手机出了宿舍门。

我小心地把手机放在耳边，却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是不是自己耗了太多时间？

「喂？宋老师？」我犹豫着出声询问。

「嗯。」几乎是一瞬间他就回了我。

我心花怒放忘了讲话。

「发生了什么事吗？」宋远山轻声询问。

「啊，没事。」我转念一想，这不是自己把话聊终结了吗，
「不是，有事。我，那个，这个……」

撒谎没打草稿，导致说话磕磕巴巴、语无伦次。

「咳咳……」电话那边传来了两声轻微的咳嗽声。

我愣了愣问道：「宋老师，你感冒还没好吗？」

「嗯。」他抑制住了咳嗽声，我好像听到了他轻轻一笑：「反而有些加重了。」

「真的没事吗？去过医院了吗？」

「没事的。」他反过来安慰我：「真的没事。不要太担心。」

「表哥……」

忽然我听见电话那头的女声，婉转动听，有种说不出的熟悉。

「路知，我先挂了啊。」宋远山又说，「路知，早点睡觉，晚安。」

「晚安。」我点了点头，看着屏幕上的电话被挂断，然后收起手机进了宿舍。

躺倒在床上好一会儿，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白杉的声音啊！

(37)

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顶着俩黑眼圈去上课了。

下课刚出教室门就被人拉住了，我低头看了眼这双白皙、柔若无骨的手，再抬头看着来人。

「阿知。」她笑意盈盈，美得不可方物。

「怎么了？」我恍惚了一瞬，低头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我有事找你。」她看了眼我身旁的孟莉。

我转头看向孟莉，孟莉领会了我的意思，说了句「早点回来补觉」就走了。

孟莉走后，我看着白杉心情有些复杂，因为我现在压根不知道她到底要做什么。

「有什么事呢？」

「我想和你聊聊我表哥的事情。」她还补充了一句，「我表哥叫宋远山。」

「好。」

她惊讶于我的爽快，但也没有再询问。

「阿知，我们边走边聊吧。」

「嗯。」我点了点头。

「路知！」我们下楼的时候，有个人急匆匆地走过来拉住了我的手，没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我拉走了。

「赵琳？怎么了？」我看着她疑惑不解。

「有急事！」到底有什么急事她也没明说。

我看她是真的很焦急，只好转头对白杉说：「我们下次再聊吧。」

她笑着点头，挥了挥手。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竟然有一瞬间看见了宋远山的影子。

(38)

赵琳急吼吼地拉着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和司机说了一个 KTV 的名字，还让司机稍微开快点。

我琢磨着这 KTV 名字好耳熟，等到了目的地我才发现我来过。

上次陪赵琳来的就是这里。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还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刚进门就看见大厅里站了一群人，听见动静都抬头看向了我。

有些惊悚，当即我就停下了脚步。

「路姐，你可算来了。」一个男孩子冲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我看着这个男孩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半晌才想起来他是一直跟着周沉的。

于是我更懵逼了。

还没等我懵完，赵琳就拉着我的手到了一间包厢，拜托我进去。

我拒绝了，转身准备走的时候一群人堵住了出路，拜托我。

我皱紧眉头，还是走了进去，同时偷偷打开了手机录音。

包厢里灯光昏暗，屏幕上放着很久之前的 MV，然后我看见了坐在正中间的那人。

他好像从我一进门就看着我，眼神里此时饱含着汹涌的情绪。

「路知。」他声音沙哑，伸手示意我过去。

我本能地感觉不对劲，所以并没有这么做，我向后退了一步，站回了门口。

他看着我，突然站起身走了过来。

我闻到了浓烈的酒气，可是看他的脸又不像是醉了的模样。

「我喜欢你。」他说。

我愣了一会儿，也就一会儿而已。

我看着他好像很认真的样子，还是没忍住笑出声。

「周沉，你现在真的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他闭了闭眼，看向我，眼神清明，「路知，我喜欢你。」

「你醉了。」我摇了摇头，推开门。

他从我身后一把按住了门，将我圈在他怀里。

我进也不能，退也不能，只好抬头看着他。

他也低头看着我，然后将头埋在我的肩窝。

「路知……」他叹息了一声。

「周沉，你到底想做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他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摩挲着，「我真的……」

「那白杉呢？」

「她……」周沉到底是没回答出来。

「你的爱到底是什么呢？」

他不再说话，我趁机挣脱往后一退，用背推开了门，走了。

周沉没有拦我，可我走了一会儿之后就听到了一声嘶吼和噼里啪啦的声音。

我脚步顿了顿，没有回头，离开了。

(39)

白杉约我见面，我们在学校里碰了头。她说要带我去个地方，我也同意了。

我是真没想到人家还有专车接送，车还不便宜。

司机贴心地为我拉开门，我第一次体验这么高级的待遇还有些不习惯。

在我即将入睡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

我揉了揉眼睛，下了车。

看着眼前的大房子陷入了沉思。

这房子的花园搞得挺好看的，还放了几个小兔子的雕塑。

「走吧。」

我跟着白杉走进了房子，有佣人对着白杉喊小姐。

我快速思考了一下得出结论：宋远山有可能是富婆，不对，富公。

可是他要是有钱的话怎么会来我家当家教呢？

「阿知。」白杉在楼梯上招了招手，我跟着上了楼。

到三楼的时候她停下了，指着里面的一间房间，有些神秘地说：「进去看看，那里有我表哥的秘密。」

「宋远山的秘密？」

「对。」

「那我进去不好吧？」

「放心，肯定好。」她从身后推了我一把。

我做好了心里建设，推开门走了进去。

哇……

好黑。

我看见对面透过一丝微光，大约是窗户，我摸黑走到了那边，一路上我好像撞掉了很多东西。

我拉开了窗帘，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了房间的地板上。

我转头看向这个房间，呆住了。

这个房间，啊，不对，与其说是房间倒不如说是画室。

我往前走了两步，蹲下身将我刚刚撞倒的画架扶了起来，捡起那张画。

画上的女生正在大笑，笑得还有些张扬，眼睛清澈灵动，发梢微卷，萤火虫的灯光星星点点地照着她的侧脸，让她看起来也闪闪发光。

看着画上与我相差无几的脸，我有些怔愣，我站起身看着其他画架上的画。

无一例外都是我，有的在搞怪，有的在和父母撒娇，有的在大笑，有的在皱眉。

我看着右下角的署名「远山」，视线一点点模糊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出了房门，白杉在楼下沙发坐着等我。

「我想去见宋远山。」此刻我只想看见宋远山。

「那就走吧。」

白杉带着我步行去了一条马路。

可能是临近傍晚，这条路上行人很少。

白杉让我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能看见宋远山了。

我道了谢便向前走，风吹得人很舒服，我心情放松也下来。

我走了一会儿终于在尽头处发现了宋远山。

他穿着一身黑背对着我，手靠在护栏上看风景。

「宋远山。」我的声音很轻。

他身形一僵，猛地回过头。

「吹风感冒就好不了了。」我迈步往他那走去。

宋远山永远记得那个微风正好的傍晚，女孩轻声唤了他的名字。

他回头望去，像是施了魔法一般，女孩身后的路灯从第一盏开始，一盏一盏地迅速朝后蔓延，暖黄色的灯光照在她的身上，女孩美丽得像从画里走了出来。

(40)

走出教室我伸了个懒腰。

「听说宋远山要辞职了？」孟莉问。

「啊？是吗？」我嘴里叼着维他柠檬茶的吸管，讲话有些含糊不清，「没事，我现在能找到他了。」

「话说，你和宋远山还没什么进展吗？」

「没办法啊，他不给碰。」我叹气。

「你这是什么渣女语录？」

「啊？」我意识到自己讲话有些暧昧，很容易让人遐想，我赶忙解释，「哎呀不是，就是字面意思，他离我一米远根本不让我接近。」

「这就是传说中的人一旦有了底气，就开始不要脸了？」孟莉侧头看着我，上下扫视了一番，接着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

「嗯？」我感觉有被内涵到。

「路知。」周沉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前面，他眼下青黑，憔悴了不少，懒懒地靠在墙上看着我。

「嗯？」我歪头看向他。

「你……」他愣了愣，忽然笑了，「我有事想和你说。」

「那就在这说呗。」我晃了晃手里的维他柠檬茶，听声音已经空了，就顺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我不会再对你做什么了。」他垂下眼皮，有种说不出的可怜。

「干吗这样？」我搓了搓起了鸡皮疙瘩的手臂，看着他叹了口气接着问，「我最后信你一次，你想去哪儿？」

「我想去操场看台。」他眼睛里好像突然有光，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好。」

夕阳西下，我和周沉上了看台，操场上有很多人在跑步、聊天。

我双手抱臂背靠在栏杆上，周沉双手撑在栏杆上看着操场。

过了许久他都未讲话，我蹙眉不悦正想问其干什么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了。

「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是在哪儿。」我愣了愣，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向下面的篮球场。

周沉继续说：「我记得你当时穿着白裙子，头上还别了一个雏菊花的发夹，你当时在和孟莉讲话，并没有注意到我。我想这女生也太像白杉了吧，可惜下一秒你就十分不注意形象地笑了起来，形象瞬间就破灭了。」

我想起来了，那好像是刚入学两个星期都不到的时候。

「后来你换了个性格莫名奇妙地要开始追我，虽然更像白杉了我很开心，但是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还是没同意，没想到你居然锲而不舍，做了我的舔狗。」

他停住了话语，语气平缓地问我：「路知，你是不是透过我看到了谁？」

我心里一惊，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是那个宋远山吧？」他淡淡道。

「你……」

他截断了我的话，「想问我怎么知道？」

他挑眉，「眉毛这受伤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他抬头看向天空，「你不怎么和别的男生聊天，除了宋远山。而且只有在那个姓宋的身边，我才能看到初次见你时你那没心没肺的模样。」

「所以对我和对别人态度差别这么大，是想看我变成以前的样子？」我有些不确信地问道。

「你猜啊～」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棒棒糖，塞进了嘴里。

「你都知道了大概，那段时间为什么还要追我？」我打破了沉默。

「好玩？」他无所谓地笑了笑。

「我拿你当别人，你不生气？」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不也一样？」

「那你真的喜欢我吗？」我认真地看着他。

他转头看着我，忽然迈步向我这走过来。

他走到我身边停下来，伸出手猛的揉了一把我的脑袋，轻笑道：「当然是骗你的，这种话也就你这种傻子会信了。」

然后与我擦身而过。

(41)

虽然已经过了立秋，但天气还是有些闷热。我惊讶地在宋远山的房子后面看见了一个池塘。

池塘被打理得很好，里面的莲蓬满满登登。

我走回房子。

「宋老师，我可以采你家的莲蓬吗？」

宋远山正在厅里看书，闻言移开了书本看向我，伸手扶了扶眼镜，「可以，但是路知，你不去上课吗？」

「我今天不上课啊。」我摊手耸肩，转身跑回池塘。

我双手合十对着莲蓬说了句「对不起啦」，伸手将其摘下。

莲蓬现在还有些翠绿，我取出莲子放在嘴里，微甜不苦。

我看着满池塘的莲蓬，心想再不摘的话可能就没有现在好吃了，所以我动手摘起了莲蓬，偏偏天公不作美，这时候还飘起了雨。

正准备回去，突然我动了一下歪脑筋，停住脚步继续采摘。

没过一会儿，我感受到头顶的阴影，一转头看见了穿着灰色家居服的宋远山。

「下雨了还不回去？」他将手里的毯子披在我身上。

「现在就回去了。」我嘿嘿一笑。

「故意的？」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

「哪有？」被看穿了心思的我也没有不好意思，站在他的伞下和他一起走了回去。

(42)

宋远山这人是真的奇怪。

要不是白杉，我可能很久很久都不知道他喜欢我，可更奇怪的是我现在知道他喜欢我，他依然不和我在一起。

对他穷追猛打，他也只是笑着摸摸我的脑袋不说话。

转眼我都毕业了，我也没追到宋远山。

白杉为我指明了一条路，她说：「你觉得表哥为什么不答应你？」

「为什么？」

「表哥是不是经常咳嗽？」她说。

我点了点头。

「表哥他啊，快死了。」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瞎说。」

「我骗过你吗？」

我愣了愣，半天没反应过来。

「路知？路知？」宋远山唤我。

「宋远山……」我紧紧地拉着宋远山的衣角不放，「你……」刚说出一个字我就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下来。

自己以前想过宋远山可能生病了，但没想过宋远山会死。

「怎么了？」宋远山蹲下身子紧张地看着我。

令我没想到的是，见我没回答，宋远山竟然抱住了我。

我闻着他身上的中药味愈发难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怎么了？」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问。

「你，要不要，和我，谈恋爱？」我突然觉得这个场面是为数不多的机会。

宋远山动作一顿，低低地笑了，「好。」

「啊？」这么简单？这下换我愣住了。

「这下可以不哭了吗？」

「嗯。」我收了收眼泪，「宋远山，你死了我也会记得你的。」

「啊？」宋远山疑惑。

我正想说「你还骗我呢」，就看见了门口的白杉笑得特别开怀。

我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你答应我了对吧？」我有些不确定，他答应得太快了。

「嗯。」他摸了摸我的头，又说，「很早之前就想了。」

宋远山番外

从宋远山记事开始，母亲就是带着自己去找父亲。

烟雾缭绕、异常吵闹的打牌场所，一群人光着膀子将牌甩在桌上。

宋远山有些害怕，往前小跑了两步抓住了母亲的衣角，却收到了母亲冷漠的眼神。

她环顾周围看见了要找的人，甩开宋远山大步往前走去。

没一会儿那边的人群发出了吵闹声，宋远山跑过去看见了父母在吵架，他们吵得很凶，很快就动起了手，周围一群人也没有要劝架的意思，似乎是见多了这种场面。

年幼的宋远山待在原地不知所措，边上有人窃窃私语，陆续有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宋远山。

宋远山不安地攥着手指。

父母吵完架就生气地回了家，没有一个人带着宋远山。

宋远山凭借着记忆好不容易回到了家，打开门又听到了剧烈的争吵声。

后来，宋远山也习惯了这样的场面。

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他那个爱好赌博的父亲，即使离婚也不忘把母亲辛辛苦苦攒了大半年的钱给偷走。

宋远山在法庭上看着两人控诉着自己有多辛苦，又觉得宋远山是个拖油瓶，没有一个想要宋远山。

可是最后一锤定音，宋远山被判给了母亲。

宋远山永远记得那天母亲那厌恶至极的眼神。

此后，母亲也爱上了喝酒，酒后对宋远山非打即骂。

有一次还把宋远山赶出了家门，命令他待在门口不要动。

宋远山也真傻傻地待在门口不动，半夜落雨，宋远山淋雨也不敢动。第二天发热感冒，母亲的冷眼旁观导致宋远山的病愈加严重。

最后在宋远山感觉自己要死的时候，他母亲才给了他两包中药。

宋远山强撑着身子熬了药，才恢复了，但是身体还是垮了，之后每隔两三天就要喝药。

宋远山逃跑了两次，都被好心人送了回来，母亲笑着对他们说谢谢，说孩子不懂事。

关上门，母亲眼神突变，拿起一旁的竹条就对着宋远山鞭打。

宋远山疼得喊出声，却被母亲捂住了嘴，母亲骑在宋远山身上一边打他，一边恶狠狠地命令他不要喊。

母亲打累了回房睡觉，宋远山过了好久才从地上爬了起来，艰难地走回了己房间。

深秋天冷，宋远山衣着单薄刚进房里就有一阵风吹来，冷得他直打哆嗦，他走到窗前正准备关窗，就见有一个东西一闪一闪地朝着自己飞来。

宋远山伸出手抓住了那个东西，小心地摊开手掌发现是一只萤火虫，宋远山连忙找到了房间里的玻璃瓶，把萤火虫放了进去。

那天晚上宋远山看着萤火虫看了许久，久违地笑出了声。

第二天等宋远山从学校回来，房子里异常安静，宋远山莫名感觉不安，打开房门。

自己的房间还是那样似乎没什么变化，除了桌上的玻璃瓶碎裂在地。

宋远山走过去看着玻璃瓶，一堆透明的碎片里一个深色的物种显得格格不入。宋远山蹲下身子看着那只早已没了生息的萤火虫良久没有回过神。

「一只破虫而已。」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房门口用不屑的语气说道。

宋远山站起身，脚麻了他伸了伸腿，把那只萤火虫和玻璃碎片一起扫进了垃圾桶里。

初中的时候，母亲带着宋远山找到了父亲，宋远山还记得那个男人缓慢地打开门，满身酒气，手里还拿着没喝完的啤酒。

母亲把自己扔下走了，宋远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跟着母亲一起走，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母亲的背影渐渐消失。

父亲眼神迷茫，醉态酩酊，笑呵呵地看着他，过了好半晌才走过来，「远山啊，嗝……」他刚迈步，一个趔趄向宋远山扑了过来。

宋远山往旁边一闪，躲开了这个可能的拥抱。

父亲摔倒在地，但还是笑呵呵地看着他喊他，「远山。」

宋远山皱着眉将其扶进了屋子里的沙发上，屋子里混乱不堪，地上酒瓶、烟灰、垃圾随处可见。

宋远山看了一会儿便离去了。

回到家里，母亲正在吃饭，见了他也毫不意外，只淡淡地说了句，「还知道回来？」

「嗯。」宋远山点了点头，回了自己房间。

这之后没多久就传开了父亲的死讯。

宋远山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片平静。

反倒是母亲，她喝着酒笑得十分开心的样子，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导师给自己介绍了一个工作，当家教。

宋远山对工作什么的倒是没有什么要求，能赚钱就行，周末就去了导师给的地址。

请家教的人家对他格外热情，抱歉地说自家小孩又跑出去了。

宋远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每天面带笑容，不过这样的确会让自己的工作生活轻松点。

门「砰」一声被打开，宋远山转头看去，一位中年男人揪着一个小姑娘走了进来。

小姑娘长得很好看，眼里全是不服气，手里紧紧地抱着彩色封面的书不放。

后来还是她父亲采取强行措施，小姑娘才不情愿地走过来和自己打招呼。

补课的时候发现小姑娘虽然基础知识差点，但是不笨，有些东西说一遍她就记清了。

小姑娘爱笑，每次补课都能听到她那放肆的笑声，有时也会因为看到小说里虐心的场面而眼泪汪汪，往往这种时候宋远山心里就会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具体是什么也说不上来。

突然有一天，小姑娘问宋远山喜欢什么。

宋远山有些奇怪便问她怎么了，小姑娘磕磕巴巴没说个所以然来。

宋远山看着小姑娘摇晃着脑袋寻找理由，身后的灯光也随着她脑袋的摇晃一闪一闪，他看向窗外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若干年前的那只萤火虫，便告诉小姑娘他喜欢萤火虫。

又过了几天，小姑娘问她能不能陪她去个地方。

宋远山愣了一下，同意了。

第二天下了小雨，宋远山看着眼前吸着鼻涕、眼泪汪汪的小姑娘有些不忍，问其还去吗。

小姑娘坚定地说：「去。」

宋远山心想大约是很重要的事情吧。

跟着小姑娘弯弯绕绕地到了一座小山上，宋远山有些奇怪，心里突然有一个想法。

小姑娘感冒了之后声音有些软糯，问宋远山能不能陪她等一会儿，宋远山想来都来了，自然是要陪着的。

小姑娘药劲儿上来了，眯着眼神，不太清醒。

宋远山刚想说要不回去吧，就见小姑娘突然兴奋了起来，嘴里喊着「萤火虫」。

印证了想法的宋远山应了声，朝着小姑娘走过去，站在她身边看着萤火虫，心里有些莫名的情愫。

回去的路上小姑娘还摔倒了，宋远山看着小姑娘龇牙咧嘴的模样，身体先做出反应，等脑子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背着小姑娘走了一段路了。

小姑娘迷迷糊糊地在说什么，宋远山停下脚步终于听清了。

她说：「宋老师生日快乐。」

宋远山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从来没过过生日，已然忘记了日子。

宋远山突然笑了，说：「谢谢你，路知。」

在舍友聚会的时候，宋远山听他们几个闲聊，聊起了喜欢这个话题。

宋远山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小姑娘的感情是喜欢，再次给小姑娘补课，宋远山看着她看了许久，最后做了决定。

他要离开。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小姑娘。

和小姑娘一家人分别之后，宋远山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却总会感觉到一丝空虚。

直到某一天，一群陌生人敲开了他家的门。

宋远山才知道自己的母亲身份特殊，还是富家子弟。

其中的曲折离奇宋远山不想知道。

母亲给了自己一套房子，说是弥补自己。

宋远山本不想要，脑海里突然浮现了小姑娘的模样，还是收下了。

宋远山依据小姑娘的喜好打理房子。

有一天，一个女生走了进来，她叫白杉，说是来看看自己这个从未见过的表哥。

后来才知道她是来避风头的。

宋远山看着白杉与小姑娘有些相似的模样，同意了。

在一次聊天中，无意知道小姑娘在 A 大上学，宋远山想了许久，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抵不住心里的私欲，去面试了小姑娘隔壁的大学。

宋远山像变态一样偷偷地在很远的地方看着小姑娘，小姑娘没发现自己。

因为这样宋远山放松了警惕，才导致与小姑娘的见面。

见到小姑娘，他自己装得淡定，其实很慌张，终于喊出了那个思念很久的名字，小姑娘犹如小鹿，被自己这一喊吓跑了。

宋远山想，小姑娘大约是不想见自己。

过了几天宋远山却在学校门口看到了小姑娘。

她慌张寻找理由，说自己是路过的。

可宋远山偷偷看了她那么久，她从来不会路过这里。

小姑娘跑了，宋远山正想进学校，偶然看见了路对面的男生，宋远山当然知道他是谁。

周沉。

他长得很帅，意气风发，有一双清澈的眼睛。

宋远山转身过不想再看。

既然小姑娘已经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宋远山在白杉的诱导下，一不做二不休去了小姑娘学校。

小姑娘看见自己很欣喜，宋远山也很开心。

宋远山也在学校里知道了小姑娘的事情，第一反应是心疼。

凭着男人的直觉，宋远山觉得周沉是喜欢小姑娘的。

那天和周沉对峙，宋远山其实是羡慕周沉的。

他能为了小姑娘冲动，自己却不能。

肺炎加重，宋远山进了医院。

出院后的一天晚上，宋远山接到了来自小姑娘的电话，他盯着屏幕许久，等想起接的时候，已经到时间了。

宋远山思索再三，回拨了过去，却没注意到自己的手指有些颤抖。

那边接听了电话，宋远山听到了滋滋的水声和小姑娘慌乱的声音，他出声安慰她不要急。

聊天过程中白杉敲响房门走进来，宋远山见她好像要说些什么事情，便和小姑娘道了晚安，挂了电话。

白杉嘲笑他，宋远山没有辩解，转而问她最近在干什么。

白杉看着宋远山回答去帮他忙了。

宋远山不解其意，但看她不再多说的样子也没有多问。

然后白杉就指引小姑娘来到他的身边。

宋远山望向沐浴着光走来的小姑娘，震惊之余是激动和害怕。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逃避。

可耻，却很管用。

宋远山觉得自己还配不上那么好的小姑娘，很多次「好」要脱口而出还是被他咽了回去。

那天给父亲上坟的时候看见了母亲，她见到自己没什么反应，表情冷淡且无所谓。我将花放在了那边离开，却听见后面传来母亲的声音「小远，对不起」。

宋远山顿住转头看着她，可她依然是刚见面的模样，看着坟墓发呆。

回到家里，小姑娘见了自己就哭。

宋远山伸出手搂住了小姑娘，这才感觉到原来这个动作是这么的简单。

人和自己的和解就是这么简单。

宋远山笑着说「好」。

（完）

□ 盐盐想吃糖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